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史二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丞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朱倬 王綸 尹穡 王之望

徐俯 沈與求 翟汝文 王庶

辛炳

朱倬字漢章唐宰相敬則之後七世祖避地閩中為閩縣人世學易入太學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簿金將犯邊居民求避地倬為具舟給食衆賴以濟未幾民告勞于郡郡檄倬考實乃除田租什九

守怒不能奪張浚薦倬召對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橐再薦于朝時方以劉豫為憂倬因賜對策其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人官與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用張守薦除諸王府教授檜惡言兵倬論掩骼事又忤之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攝參謀有群寇就擒屬倬鞫問獨竄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微賞吾其可愧大父乎通判南劍建寇阿魏衆數千劍鄰於建兵懷不可用倬重賞募卒擒獲境內迄平除知惠州

陞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高宗記其言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日送之旬日間除國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倬設也既對上曰卿以朕親擢出為部使者使咸知內外任均又曰人不知卿朕獨知卿除右正言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必上合天心每上疏輒夙興露告若上帝鑒臨奏疏凡數十如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食率焚稿不傳知貢舉遷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金兵犯江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應老勝

上深然之又策敵三事上焉者為耕築計中焉者守
備下則妄意絕江金必出下策果如所料史浩虞允
文王淮陳俊卿劉珙之進用皆倬所薦也高宗自建
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之事正以傳位太
濔蓋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諫臣以為言降資
政殿學士明年致仕卒復元職恤典如宰相贈特進
孫著淳熙十四年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五
年進士第授平江府崑山縣主簿歷鎮江府樊川

安府教授權國子正時初建太學亡舊規憑吏省記
吏緣為姦綸釐正之其弊稍革遷敕令所刪定官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言孔門弟子與後
世諸儒有功斯文者皆得從祀先聖今闕庠序修禮
樂宜以其式頒諸郡縣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
遜薦為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綸
且言智識淺昧不能知綸由此罷去踰年知興國軍
檜死召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部侍
郎二十六年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
召諸賢於散地詔命填委多綸所草綸奏守臣裕民

事乞毋拘五條從之兼侍講上喜讀春秋左氏傳綸
進講與上意合嘗同講讀官薦興化軍鄭樵學行召
對命官且給筆札錄其所著史兼直學士院遷工部
侍郎仍兼直院撰吳玠神道碑稱上旨賜宸翰褒寵
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報沓至宰
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率叅知政事陳康伯同知樞密
院事陳誠之共白其事乞備禦已而綸病肺暍告請
祠上遣御醫診視且賜白金五百兩二十九年六月
朝論欲遣大臣為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
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一日急召使人

金主御便殿惟一執政在焉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
不能屈九月還朝入見言隣國恭順和好皆陛下威
德所致宰臣湯思退等皆賀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
以善意給綸爾綸舊疾作力丐外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福州上解所御犀帶賜之明年知建康府兼行宮
留守敵犯江綸每以守禦利害驛聞上多從之三十
一年八月卒贈左光祿大夫謚章敏無子以兄綽之
子為後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
陸游同為樞密院編脩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

三十九十三
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
獎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
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
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
臺諫集議穡時為監察御史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
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
既而盧仲賢出使為金所脅又將遣王之望張浚極
言其不可穡為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
幾罷政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
敵分兵入寇上意中悔穡為侍御史乞置獄取不肯

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牽引凡二十餘人時方以和
為急擢穡為諫議大夫敵勢浸張遠近震動都督同
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為鷹犬如張浚忠誠為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
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
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
繼廢黜先是胡銓力言主和非是大臣不悅命銓與
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為言者所
劾遂皆罷語在陳康伯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

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為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民貧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先是敵帥合喜寇鳳州之黃牛堡吳璘擊走之遂取秦州連復商陝原環等十七郡敵以璘精兵皆在

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秉政方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為宣諭使力爭不從上以手札命璘退師之望既代允文宣諭使贊璘命諸將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勦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

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
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
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
以守備不足特為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為淮西
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
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
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為思
退地也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
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
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

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
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
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
王朴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
世為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
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
之望言王朴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為
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
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
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六年久卒之望有

四下个
文藝幹畧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
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
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
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
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
內侍鄭謨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
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為右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呈具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

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
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
制誥真不忝矣緣其為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
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
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
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
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
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
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

三十九十一
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
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
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魯幾呂本中游有
詩集六卷

沈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
遷至明州通判以御史張守薦召對除監察御史上
疏論執政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為言苟不當不應
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
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為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
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為相恐誤國事

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
史時軍儲窘乏措置諸鎮屯田與求取古今屯田利
害為集議二卷上之詔付戶部看詳江西安撫知江
州朱勝非未至而馬進寇江州陷之與求論九江之
陷由勝非赴鎮太緩勝非罷去時方多事百司稽違
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
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
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
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
不賢哉人服其言呂頤浩再相御營統制辛永宗樞

字四百一十
密富直柔右司諫韓璜屢言其短與求劾直柔附會
求宗兄弟為致身之資上遂出求宗而璜直柔亦相
繼罷黜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
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
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
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脩兵政助成中興
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為獻上已
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為何時而有此時已暮疏入上
命追取斥還內侍馮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
擅穿皇城便門與求劾益專恣請治其罪謀報劉璩

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
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
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
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
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
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
徐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
物與求奏曰陛下儉倖大禹今康國欲以微物累盛
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
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已下有

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移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為荆湖南路
安撫使知潭州引疾丐祠許之四年出知鎮江府兼
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
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
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
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
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
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
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

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
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具營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
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
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
退而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
出知明州七年上在平江召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
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薨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忠
敏

翟汝文字公異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
者十年擢議禮局編脩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

三館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
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宿州稅
久之召除著作郎遷起居郎皇太子就傳命汝文勸
講除中書舍人言者謂汝文從蘇軾黃庭堅游不可
當贊書之任出知襄州移知濟州復知唐州以謝章
自辨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典雅一
時稱之命同脩哲宗國史遷給事中高麗使人貢詔
班侍從之上汝文言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諸侯上
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上遂命如舊制內侍梁師成
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

黜汝文出守宣州召為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
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黨
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今
繫而虐之將為厲矣悉縱之密歲貢牛黃汝文曰牛
黃輒死非所以惠農宜輸財市之則其害不私於
密上從之欽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
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建炎改元上疏言陛下即位
赦書上供常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
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州乃二十
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州歲起之額

蓋與越州等杭州去年已減十二萬匹獨越州尚如舊今乞視戶等第減罷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上將幸武昌汝文疏請幸荆南不從紹興元年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脩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為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為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占博雅精於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為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大宰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

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為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為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廊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瓌既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杖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

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庶不協併兵寇廊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廊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廊延之間庶乃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既無所歸遂以軍付瓌而自將百騎馳至襄樂勞軍尚倚端為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

字四百十
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
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
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
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出疆之義
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
于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
使印又拘縻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
劾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
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
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

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
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
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
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
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
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
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
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
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庶
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

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荆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昔漢光武以兵取天下不以不急奪其費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

命庶措置江淮邊防京湖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

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開庶壯之庶還朝論

金人變詐自渝海上之盟因及飛納節之語當是時

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庶還

庶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蕭通古來許

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曰和議之事臣所不知凡七

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

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

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二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

政責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

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六人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辛炳字如晦福州侯官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累
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
司轉般倉為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戶部受
虛數人畏京莫敢言炳極疏其弊且以變法後兩歲
所得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支益廣而
入寢微乞下有司計度徽宗以問京京怒以炳為沮
撓責監南劍州新豐場尋提舉洞霄宮起知袁州移
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郎高宗即位除左司
員外郎辭未幾起直龍圖閣知潭州明年張浚調

潭州以炳懦怯不能罷之尋以起居舍人乞辭紹興
二年復以侍御史召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
連䟽三省所行乖失數十事請諭大臣勿廢都堂公
見之禮時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炳言艱危
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無益當罷能從之蘇湖地震下詔
求言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
由是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頤浩知樞密院
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
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方言金人無信和議不可
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閣直學

三百九十八
士知漳州未赴而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脩今其
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
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
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
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
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為異己王庶論都荊州當
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
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史三百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 兼管國軍事 前書右丞相 兼國史 領經筵事 都總裁 長 脫等奉
勅

朱弁 鄭望之 張邵 洪皓 子廷遵 邁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
冠入太學泉說之見其詩竒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
新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
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官
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
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

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向臣之吾有死

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回拒驛明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木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

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
 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王倫還朝言弁
 守節不屈帝為官其子林賜其家銀帛會黏罕等相
 繼死滅弁密疏其事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遣李發等間行歸報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
 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冤消雪
 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
 五人賜吳興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
 林處之八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死至稱弁忠節詔
 附黃金三十兩以賜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目

發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

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
 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
 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
 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
 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
 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為至德以苟安為
 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
 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弁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

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弁為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弁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舟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閣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洎舊聞三卷續駝駝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話話三卷

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顯謨閣直學士僅之子也望之少有文名山東皆推重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自陳留簿累遷樞密院編修官歷開封府儀工戶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官寺有強占民田者奏歸之蔡京子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受除駕部員外郎兼金部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為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不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知樞密院事李稅與望之再使幹商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為辭遣蕭三寶奴

借稅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
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
自午至夜分始達金若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至
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
夜劫若不克幹肉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
泣王不為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
之請國王若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
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
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
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

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
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
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
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
又作書為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
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
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
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

議成及皓弁南歸八月入見奏前後使者如陳過庭
 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歿異域未褒贈者乞
 早頒恤典邵併携崔縱柩歸其家升祕閣脩撰主管
 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
 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
 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
 自許出使囚徒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
 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
 歸上書言檜忠節議旨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

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子老覽孝曾孝
 忠孝曾後亦以出使歿于金金人知為邵子尚憐之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
 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勗皆欲婚之力辭宣和
 中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曰郡守以拯荒自
 任發廩損直以糶民空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
 幟涅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
 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
 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
 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

四百一十人
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
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
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日帝問
宰輔近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
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
解衣巾俾易墨衰經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
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
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
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璿
之令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和

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
羈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
部衛皓至南京比過淮南成方與耿堅共圍楚州責
權州事賈敦詩以降敵實持叛心皓先以書抵成成
以汴酒虹有紅巾賊軍食絕不可往皓聞堅起義兵
可撼以義遣人密諭之曰君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
縱有罪當稟命于朝今擅攻圍名勤王實作賊爾堅
意動遂強成歛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龔璿曰虎
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
衆建康之語今靳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

連衡何以待之此言垢之時宜使人諭意優進官秩
 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疏奏帝即
 遣使撫成給米伍萬石願浩惡其直達而不先白堂
 奏皓託事稽留貶二秩皓遂請出滁陽路自壽春由
 東京以行至順昌聞群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穎上
 道皓與其黨遇譬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
 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入宿衛皓至太
 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
 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
 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

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喏曰
 此真忠臣也目止劍亡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
 猶編竄也惟疇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
 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
 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
 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
 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
 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
 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

四百令十一
嚴正
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默
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
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
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和議將成悟室
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大略謂封冊乃虛名年號
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南不宜蠶絹不可
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景德載書猶可覆視悟室曰誅
接附人何為不可皓曰昔魏侯景歸梁梁武帝欲以
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叛陷臺城中國決不蹈其覆
轍悟室悟曰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知燕遣汝歸議

遂行會莫將北來議不合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
朮殺悟室黨類誅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
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
桃梨粟麩獻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
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
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
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
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
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
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

此一書是夏文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
婦女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
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
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
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
音皓皆先報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
金主聞其名欲以為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
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其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
始易皓官為中京副留守再降為留司判官趣行屢
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

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
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
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為患猶
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
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
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已酉出使至是
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
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
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

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
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
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
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
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
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旣限淮官
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
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
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旣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
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

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檜大怒又因言室嫠寄聲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
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申
官白鶚宣言燮理乖謐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
聞之愈怒繫鶚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
皓與鶚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鶚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
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
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
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

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
 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微猷閣學士謚忠宣皓雖
 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
 誦求銀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性
 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后之戚趙伯璘隸悟室
 戲下貧甚皓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金
 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養來贖而嫁之他貴族
 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惟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
 乃死於讒慝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
 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萬

适字景伯皓長子也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皓使朔方
 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脩職郎紹興
 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
 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宜升擢遂除敕令所剛定官後
 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秘書
 省正字甫數月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
 州通判垂滿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
 九載檜死皓還道卒服闋起知荆門軍應詔上寬恤
 四事輕茶額錢它州代貢禮物闕試闈以復舊額蠲
 官田令不種者輸租改知徽州尋提舉江東路常平

茶鹽首言役法不均之弊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迨
觀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于淮復遭金兵今各懷
歸而田產為官鬻請聽其估贖之及亮斃迨上疏曰
大定僭號諸國未必服從宜多遣密詔傳諭中原義
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
以為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
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
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
迨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二月
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計

論其制迨具唐及本朝沿革十一條上之且言太祖
太宗朝常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
為之故國史以為官存而事廢陛下修飭戎備不必
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今徑行換授恐有減
奉之患乞如閣職兼帶節度至刺史帶上將軍橫行
遙郡帶大將軍正使帶將軍副使帶中郎又以下則帶
左右郎將其官府人吏令有司相度以聞除中書舍
人持金人再犯准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疇答率
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金
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

德於皓相與甚驩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墳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墳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巫及復召莫及擢樞密院編脩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也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諭參政錢坤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即蜀中取鐵錢

行之淮上事既行适言其不可上問之适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間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為然乃寢前命但於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二州而已十二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淳熙十年薨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

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
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
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
相子九人槻柝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楸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
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
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
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高宗
以皓遠使擢為祕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
入館自遵始宰相秦檜子熺為官長聲效為人輕重

遵恬然不附麗二年弟遷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
遂乞外通判常發越三州紹興二十五年湯思退薦
之復入為正字八月兼權直學士院湯鵬舉副臺端
密薦為御史方賜對師計聞二十八年免喪召對極
陳父寬曰先臣與龔璿同出疆璿仕於劉豫以妄殺
兵官為豫所誅而秦檜贈璿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
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窰嶺外臣兄弟屏跡
在外禮不分忠逆如此高宗悉為道謗語所起且曰
卿再登三館嘗典書命今以修注處卿遂拜起居舍
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

計字四百十個
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
又有祥曦殿記注寔自遵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
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
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遵奏請復舊制
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
帶修皆從之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殿前裨將輔遠
轉防禦使王綱轉團練使遵言近制管軍官十年始
一遷今兩人不滿歲安得爾時勲臣子孫多躡居臺
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
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上

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
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
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
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為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
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
天下望收還前詔又言瑞昌興國之間茶商失業聚
為盜賊望揭榜開諭許其自新願充軍者填刺願為
農者放還上皆可其奏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
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
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

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問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三十年正月試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為市毫毛不中節必巧生沮閱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濂重複或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詭為京狀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撓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枚數請凡如是者得通劾之舊制致仕任子隨所在審勅牒

請行是時從議者請必令于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遊官粵蜀數千里外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為至難今復因此齟齬反復稽延是明與惡吏為地也乃止仍舊貫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為秋衍一以為二使擠溝壑乎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金人來索絳陽郭小的安化劉孝恭二百家遵以蜀之李特可為至戒願以根集未足為解淹引日月報之遷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為言

遂丐去以微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十一
年金主完顏亮命其尚書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
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
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
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
歸遵之助為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丐索無藝它郡
隨與不贖至吳乃相告曰內翰在此汝毋復然先是
朝廷慮商舶為賊得悉拘入官旣而不返並海縣團
萃巨艦及募水手民兵皆繫留未得去遵因對論之
以船還商而聽水手自便吳人德之孝宗卽位拜翰

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
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
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
心宜指陳定論以聞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
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為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
徑行亦未可遽為之屈謂宜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
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
知隆興二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
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
薦眉山李燾永嘉鄭伯熊及林光朝未及用會湯思

退為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瑛策遵且超遷上
 章致劾上亟徙真他官遵不能安位連章乞免訖與
 御史俱去是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
 論遵聞遵來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
 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為盛德圩田壞
 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萬數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間
 載酒食親餉饑恩意傾盡人忘其勞運使張松忌功
 妄奏圩未嘗決民未嘗轉徙必責圩戶自闕築且裁
 省募工錢米之半遵連疏爭至乞遣朝臣覆按於是

將作少監馬希言監察御史陳舉善言至黜松言圩
 遂成合四百五十有五松無所泄其怨則別治溧水
 永豐圩來調丁米木數甚廣遵曰郡當歲儉方振恤
 流移勸分乞糶如自剗其股以充喉不暇食况能飽
 他人腹哉執不從楚地旱旁縣振贍者慮不早施置
 失後先或得米而亡以炊或闔戶孳藉而廩不至遵
 簡賓佐隨遠近壯老以差賦給蠲租至十九又告糶
 于江西得活者不啻萬計戍兵乘時盜利曹伍剽于
 野盡執拘以歸其軍故當大札瘥而邑落晏然徙知
 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宗諭當制舍人

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孳謀築營皆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需班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至則揭榜民苗米唯輸正不輸耗聽民自持斛槩庾人不能輕重其手徧行郊野卜砦地求不妨民居不夷冢墓者踰年始得之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書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

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元年提舉洞霄宮十一月薨年五十七有五謚文安

邁字景盧皓李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裨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人為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邁請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樞密檢詳文字建議令民入粟贖罪以紓國用

又請嚴法駕出入之儀三十一年議欽宗謚邁曰淵
聖此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
宗以條復讎之意不用吳璘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
之邁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
毋使尾大不掉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
參議軍事至鎮 瓜州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
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曰今退
師無益京口勝敗之數而金陵聞返旆人心動搖不
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
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

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
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名稱以何為正疆土
以何為準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
辭上又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
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
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
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
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
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
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

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閭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

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格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曦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周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

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勅並關左右省依三省書黃以示重出命之

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跋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怵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文民訛言相驚百姓恟懼邁不為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衆皆聽垂橐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市辛卯歲饑贛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衷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由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

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發軍素無律春給
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
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榜譙
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開擁
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
惡二人梟之市餘黥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
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持遷敷文閣待制明年
召對首論淮東邊備六要地曰海陵曰喻汝曰鹽城
曰寶應曰清口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棧
益戍卒又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

大堰作斗門遇行師則決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漿
船底平櫓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少不
足用謂宜募浙海富商入船予爵招善操舟者以補
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
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
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
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為一
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
新政宜以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為
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

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玉隆
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
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
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
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
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
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覲附耿南
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
不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覲所紀云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
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
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
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
謫死悲夫其子适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
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
之報詎不信夫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文雅詩人集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史三百七十四

開儀同三司樞密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院等奉

蔡

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迥

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宋史三百七十四

李祐寫

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離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清皆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閣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嘗使之安掃除之役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擇實首選楊

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

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閔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

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明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官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眾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君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碑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籛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

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滄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實第五被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阻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

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羨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

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茲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

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

字四百一十
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
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
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
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
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

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
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
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今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
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
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
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
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
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參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合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

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調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

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
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
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
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
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
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
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
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做人又進言乞都建康
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亢
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

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
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
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
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
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劾自沮時旱蝗星
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
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
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
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

橫瀆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貽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卒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世宗為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

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并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兼權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張浚之子杅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待勳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

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樂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候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樂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九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覲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

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允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始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漫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非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街壁街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宋史三百七十五

宋史卷之三十三

十一

李祐寫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
 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
 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
 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
 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頤
 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
 范榮備淮李寶頤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
 合銓先持鐵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

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
趣奏事留為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
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
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
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
歸廬寢復故疆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
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
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
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
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孫規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劔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
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
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
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
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
逃去順昌民以剛為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
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

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

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毋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即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

四百六十一
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
諸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
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
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捃摭細故
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
率群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
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入禮於
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
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

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
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
之曰是欲真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
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
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
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
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
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遽仕皆秉麾節邦人號
爲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

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源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嘆賞即除隨軍輦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

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六伯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且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
 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溫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為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永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

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汎料大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會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

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
 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
 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
 而管權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權酒歲入一千九十一
 萬過於晏所權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
 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
 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
 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拜取
 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
 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

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
 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
 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
 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
 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
 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
 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
 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
 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
 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

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
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閬利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
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
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
我三京命迨為京畿都轉連使孟度時為權東京留
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使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
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
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一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
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

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度使於行禮為迨所持度自劾
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歸祠歸而度以京師降於金
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

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六觀
二年權辟離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
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詞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
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
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
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

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
 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
 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
 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
 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
 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
 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
 陳權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
 千一百餘自置司權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
 首不足用多費衣糧為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計

有定今長吏旁緣為姦不時歸貨以六羨給夷人使
 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為二害初置司權茶借
 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
 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
 準初數為三害權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
 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
 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
 不能禁為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
 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
 茶兵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為五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劄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為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

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為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為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幣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漆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九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

四百一十
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
初變權法然言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
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
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
浚不為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
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
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
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
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
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

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為之兵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
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
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
拘收尋除開徽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
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鑿小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
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
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孳
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閻糴米非是
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

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
 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
 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
 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
 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
 之策胡銓之跡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
 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賊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史三百七十五

開傳言三替國事書丞相廖剛領選事都總教吳悅等奉
 勸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
 論李綱見而奇擬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
 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
 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

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十萬肅在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謂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

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弟昌辰改為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

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
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為奉使者黎確李
捷陳戩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
不廢者但苟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為
臺諫侍從上以為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為
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遇勤王之兵
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接京城又為
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
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
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

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
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內侍
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女童肅連章論
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祿
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
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遠中
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遠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
盡依祖宗法及建局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
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
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

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
 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
 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
 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
 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
 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
 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
 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
 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
 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紛

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
 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
 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
 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
 官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策賞日
 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
 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
 使入貢邴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
 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

敵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徵敵閣待制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邵草詔邵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邵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邵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邵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邵穀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邵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

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邵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邵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緩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

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和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皋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眾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

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美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二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成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

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

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略謂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軍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

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備從衣糧使
自餼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
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
此決不可恃然二程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
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
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
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
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
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緩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
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

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
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
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
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松江州郡以官
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
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
諸將行師入境敢抗阻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
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怨閑居十有
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

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群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為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

武義大夫躡上遥郡刺史名為遷一官實升五等之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抵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蹕錢塘再除
 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
 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
 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
 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
 著事實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
 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
 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
 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
 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

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
 呂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
 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
 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
 三省樞密院事康為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邴辭
 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珣為貳賜康褒詔許綴宰執班
 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康
 與珣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責授
 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

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宮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
年追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
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
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為監察御
史丁內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
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
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
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
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

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
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
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
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
早為之圖上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
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
皆守與李邴分為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
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
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
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眾徒為

紛紛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為一上幸建康呂頤
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時方拜浚
為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
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
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
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
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為難
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
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為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
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

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醃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
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
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
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惺心不倦而天不為之
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己之詔
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
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
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
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

四百令十個
任宰相者雖有勲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
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
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
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
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
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
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
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
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
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
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
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
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
弊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
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
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
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
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
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

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上
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緩懷之
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
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
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
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
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
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
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
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

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
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
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某布
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
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
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
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
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
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
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之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

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
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
為之統督使諸路之與首尾相應緩懷之略亦在是
矣竊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聞自范
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
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
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
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

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
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
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
劉光世正以其眾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
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
任事乎浚請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
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
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
禦疆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
資攻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

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相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

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

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
 練使王繼先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
 換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
 官資除授差遣更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
 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
 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
 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
 以蘇遵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
 為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遵為太常少卿
 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

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
 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三丞除二
 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例紹興元年詔禮部
 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母前後廢
 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曰陛下
 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然人亦不以為非哲廟與上
 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王
 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
 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
 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

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人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達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

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輔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輔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傳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劔大怒輔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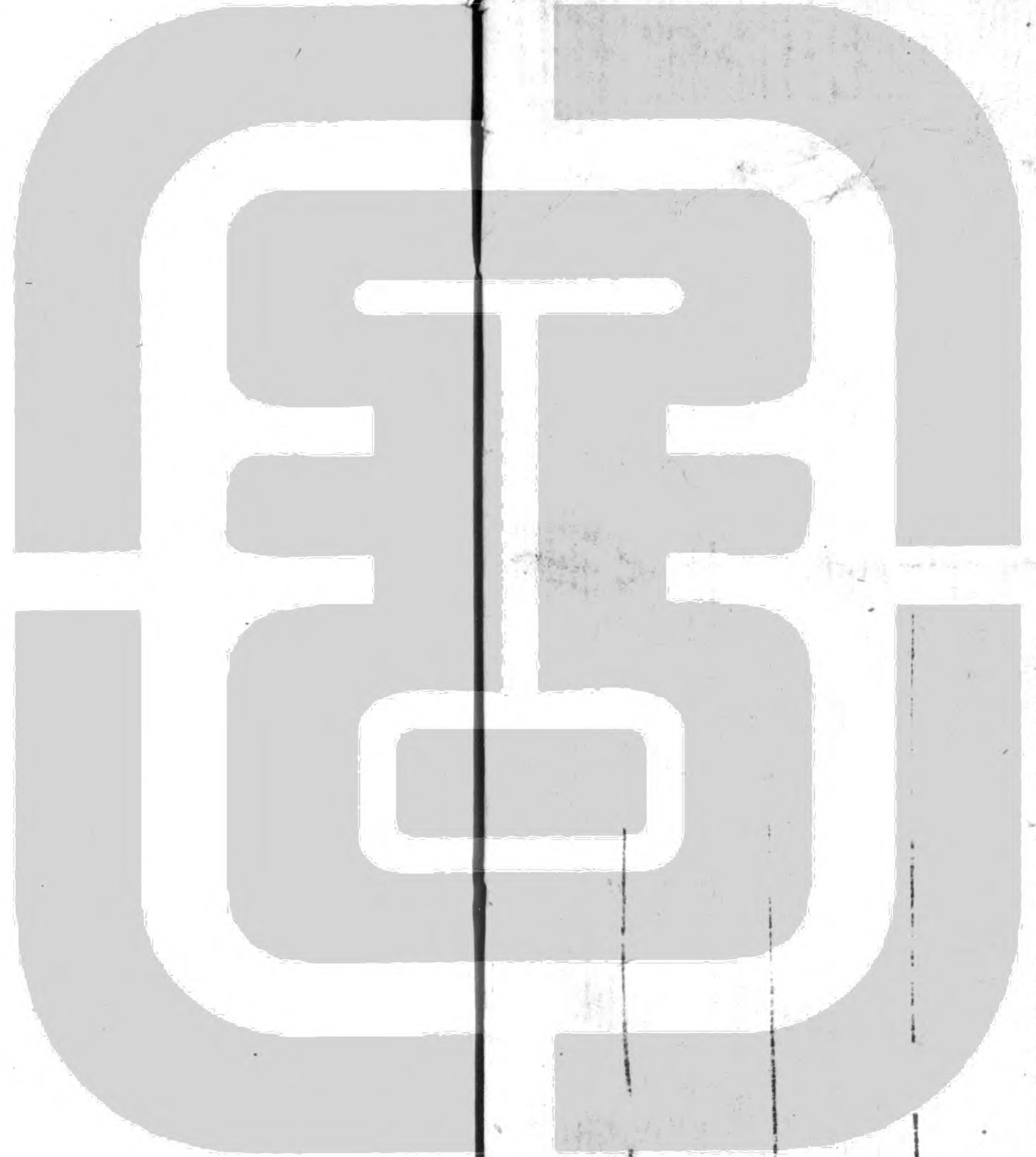
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輔還約浚至杭浚復遣輔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傅書誦言其罪輔至傅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輔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拘留輔會浚謬為書遺輔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傅等見之喜輔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傅等始懼輔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輔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輔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為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為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

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蓋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持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論曰鄧肅李昉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四

序
百令六
个
卷
二
三
五
王
西
祖
州



程